

个国家，超越王权的黄昏
个伟人，朱颜的黄昏
个原野，高者如僧亡的千
个村庄，下马一段
个生有百式，栖居在大地上



撰文：萧吉雷 摄影：曲利明

阳光下的雕花门楼

——武夷古民居的记忆

《房梁遗梦》

大型摄影散文珍藏版

THE REMOVED CHINA AND HER RESIDENCE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下的雕花门楼:武夷古民居的记忆 / 萧春雷著;曲利明摄. —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2.9

ISBN 7-80562-923-4

I.阳... II.①萧...②曲... III.①民居-武夷山市-摄影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TU241.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8335 号

主 编:叶恩忠
策 划:曲利明
撰 文:萧春雷
摄 影:曲利明
英文翻译:陈素梅
特约编审:戴木金
责任编辑:曲利明
郑 巍
美术编辑:郑必新

阳光下的雕花门楼

——武夷古民居的记忆

*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2 层)

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889×1194 毫米 1/32 5.75 印张

336 幅图 35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562-923-4

K.36 定价:38.00 元



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汪毅夫

历经沧桑洗礼的古民居应当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标志。人类栖身居所的演变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类从居无定所到结庐而居,这一小步,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今天,面对仍有幸留存在大地上的一座座古民居建筑,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不免会想到,那是时间的积淀,是文化的积淀,是先人劳动创造的结晶。一种邈远的情思在心中激荡。我们不妨驻足问一问它所经历的风雨,深情注视一眼它身上的斑驳年华。古民居是值得一读的大书。

有数据表明,民居府第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数量最大的一种类型。福建的民居建筑是中国民居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闽式民居以其鲜明的特色丰富了我国民居建筑的艺术宝库。本套丛书的出版,我想,她很自然地会再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福建古民居上来。事实上我们也有必要对八闽大地上历代的民居建筑做一次庄重的巡礼。

最后我还想说,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认识福建的古民居,认识它的沧桑与美丽,认识它的恒久价值。我更希望本套丛书有助于提醒人们保护古民居的意识。福建古民居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属于福建属于中华民族,它也属于整个人类。

2002年8月

PREFACE

Wang Yifu, vice governor of Fujian

The existing ancient houses that witness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deserve our attention.

Architecture is a sign of civilization. And human habitation advances with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But from the primitive cave-dwelling to the later hut-inhabiting, though a small step, it took thousands of years. In face of the ancient residences that luckily survived the time and tide, anyone with a sense of history will find that they are the sediment of time, of culture, an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labor of our ancestors. Thus rippling deep in one's heart is a feeling, distant but concrete. Take a stop and listen to the hardships these houses experienced, and have a touch on the variegated remains. All, as a whole, is a book that is worth reading.

Statistics proves that domestic architecture accounts for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the ancient building. Of it are the ancient residences in Fujian, which distinguish themselves in the treasure-house of ancient dwelling architectu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s, I think, will naturally draw a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buildings, a tribute we owe long to the ancient residences over Fujian.

I hope this publication will acquaint the readers with these buildings, with their hardships, their beauty, and their lasting value. And so much the better, if the books can promote a concer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ose buildings, because they undoubtedly are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that belong not only to Fujian, to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to the whole mank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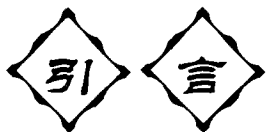
August 2002

目 录

■	序	
1	引言	
2	一个国家：闽越王城的黄昏	
36	一位伟人：朱熹的背影	
62	一座府第：尚书第和它的主人	
92	一处村庄：下梅一夜	
122	一种生存方式：栖居在大地上	
178	后记	

Content

- Preface
- 1 Prologue
- 2 A kingdom: the twilight of the city of King Minyue
- 36 A giant: the shadow of ZHU Xi
- 62 A residence: Mansion of Shangshu and its owner
- 92 A village: a night in Xiamei
- 122 A way of life: perching on earth
- 178 postscript



闽北是福建开化最早的地区。秦汉之际的闽越人,主要活动在这一带。福建最早设立的几个县,第一个郡,都在闽北地区。

我所说的闽北,指的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闽北文化单元,和现代地理上的闽北概念并不一致,事实上它还包括了闽西北。古代历朝地理沿革多有变化,但闽北三府十七县(延平府,辖南平、顺昌、将乐、沙县、尤溪、永安六县;建宁府,辖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七县;邵武府,辖邵武、光泽、泰宁、建宁四县)历来关系密切,语言和风俗相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后来,这种沿袭千年的文化格局被打破,闽中增设了三明地区,传统上归属闽北的沙县、尤溪、将乐、泰宁和建宁五县划归三明,永安则更早加入三明。本书所说的闽北,是指三府十七县的闽北。

新的行政区划引起了地域文化的变化,划归三明的六县,传统上始终属于闽北文化系统,现在,她们必须重新在闽西北为自己定位。同样,闽北文化若不包含这六县,也难以完整地自我阐释。以闽学为例,从将乐的杨时开始,到沙县的罗从彦,再到延平的李侗,以及尤溪出生的朱熹,他们都属于当时的南剑州(即后来的延平府)。朱熹把南剑州继承来的思想带到建州(即后来的建宁府)的崇安

和建阳,发展为成熟的考亭学派。这种学者间的交往,学术传承,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把将乐、沙县和尤溪等排除出去,就变得不很自然了。我接触到一些当代学者讨论闽北文化的著作,他们的对象只涉及南平、邵武、武夷山、建瓯、建阳、顺昌、浦城、光泽、松溪、政和十市县,读起来,总感觉有所欠缺。研究古代文化,要打破现代行政区划的限制,尊重传统文化单元自身的完整性。

雄伟的武夷山脉斜贯闽北地区西部,跨数县,绵延五百余公里。如果闽北这个概念容易让人产生误解,那么我在书名中使用武夷这个名称,指代文化闽北。这个“武夷”不仅仅指武夷山市,而是涵盖武夷山脉的大武夷。

这个文化闽北让我感到亲切。我去过不少村镇,阅读了许多资料,它们的过去与今天,给我许多有力的启示。这是一本关于古民居的书,我的主题不仅依此,更多的是涉及土地与村落,人民与历史。从另一个方面说,它们远远超越了地域限制。事实上,我谈论的是我们民族世代因袭的生活方式。如同走在春天的雪原上,我看见农业社会哺育的文明在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的冲击下,正在迅速溶解,湍急地流逝。我要用手中的笔重新见证它们。

2002年6月17日

一个国家：闽越王城的黄昏

在福建历史的源头，矗立着一个神秘的王国。有段时间，我对她非常兴趣，整天钻在《史记》、《汉书》和《吴越春秋》等书里。线装本民国《福建通志》共100册，披满尘埃，翻开，散发出一股霉烂的甜味。我不是历史学者，我只是被这个王国的传奇所吸引，进入了一个迷宫。司马迁用1256个汉字讲述过这个国家的兴亡故事，接着，班固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这个故事。他们的叙述太简洁，留下了许多缺环。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司马迁这样卓越的故事家。要了解闽越国的历史，你得自己钻进中国古籍的汪洋大海里。

我也试图复述闽越国的故事，给普通人看。我写了篇叫《闽越纪事》的文章。后来，我才了解到，半个世纪来，福建考古发现了许多闽越国时代的实物，最伟大的发现则是武夷山城村的闽越王城（又称古汉城）遗址。

我一直想去闽越王城，站在她的废墟上，想象一番这个久负萦绕在我脑海里的国度。旌旗猎猎，鼓角相闻。我阅读的一切，也许都会

在霎那间复活起来。

就这样，我来到了闽越王城，和摄影家曲利明一起。路左边，一群人正在修汉城遗址的门楼。远处山边有个大村庄，房子挨着房子，像一堆积木，那一定是城村。太阳快落山了，正是摄影家最喜爱的光线。我们不进村，没找导游，冒冒失失闯进了闽越王城。

这是一个河谷盆地。崇溪从东南流来，在北部突然弯折，流向西南，形成一个锐角。河边的城村，还有更高更远的闽越王城，都环抱在这个河湾里，三面临水。闽越王城坐落在一片低缓的山丘上，包括五六个小山包，原先筑有内城，总面积48万平方米，有一条小河横贯其中（现成为水稻田）。王城的中央是宫殿，建在小山顶，一条大路通向东城门。东城门是正门，门外北边的斜坡是宗庙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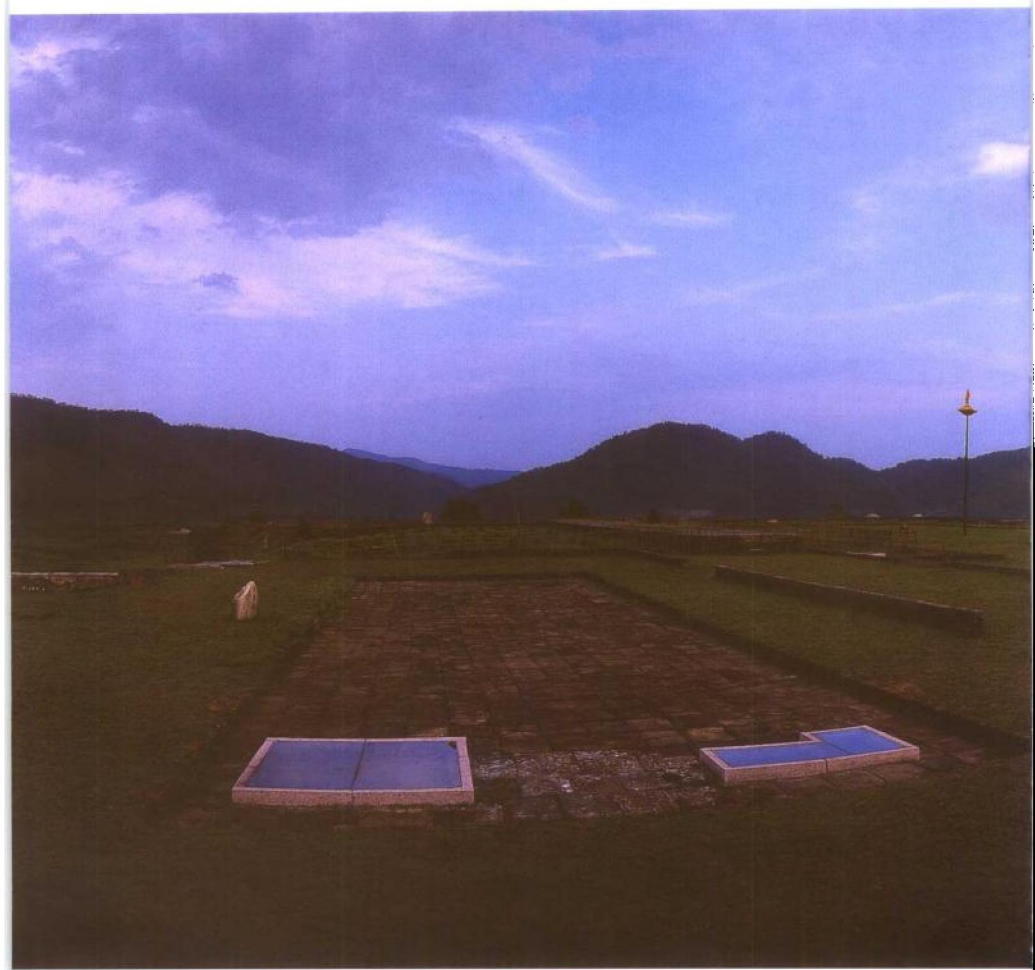
在古代社会，祭祀是头等大事。闽越王庙坛遗址很开阔，平整的空地，台阶宽大，屋基俨然。现在是春天，地上覆盖着萋萋芳草。青绿的小竹丛，苍翠的幼杉林，肃立四周。其建筑格局，东为一排宗庙殿堂，西为坛地。坛是露天的一个长方形土台。想当年，闽越国每有征伐大事，王公贵族必定齐聚于此，祭祀神灵。



城中央的闽越王宫殿，地势高昂，规模宏大，基址历历在目。殿堂之布局不必说了，这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两千多年前的建筑，居然包含了取暖管和浴池这样的细节，不能不让人吃惊。残阳如血，青草

掩埋了废墟，整个宫殿遗址，披上一层柔软而充满暖意的天鹅绒。这个黄昏，我看见时光如同春草，新鲜，茁壮，郁郁葱葱地生长。两千多年前的闽越王城，仿佛只是暂时屏住了呼吸，没有一点锈迹。





汉城遗址(武夷山市城村) ruins of Han (an ancient kingdom in Fujian) City, in City village of Wuyi

福建的早期历史，是一团迷雾，我们竟不知从何谈起。“福建”一词是很晚才出现的，唐以前，人们称呼今天福建的这块土地为闽，

或者七闽；也叫越，东越，甚至粤；当然也可以合起来叫闽越。

中国的文明源于黄河流域，对于早期的能够读书写字的中国人



来说，长江流域已是遥远的域外了，何况比长江更遥远的南方！他们所知的只是一个陌生的地名。《山海经》说“闽在海中”，仿佛闽

地是个海岛；《周官》提到“七闽”，语焉不详，我们猜测它指的也许是“蛇种”的七个支系，七个部落？汉代博学的文字学家许慎拆

字,穷究闽字的本义,门内一条虫,断定闽人是长虫的后裔——蛇种。

通过考古学,我们知道在旧石器时代闽地就有了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发现的就更多了。我们疑问的是,那是些什么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他们就是后来的七闽人吗?我们能确认的只是福建这块土地上一直有人类活动、居住,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神奇的和简陋的,所以不但同时期的华夏民族的著述家所知甚少,这个神奇的民族自己也没有文字记述下来。后人称他们为闽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在等候另一群人,一群歌手,将他们领上历史的舞台。

这另一群人就是越人。他们这时还没有来到七闽。闽人与越人结合,于是诞生一个崭新的族群:闽越人。

越人在历史中出现得更早。春秋时代,列国争雄,一向被视为蛮荒之地的长江流域先后有楚国、吴国和越国,一个比一个文化落后,却一个比一个好勇斗狠,一个接一个北上称霸中原。文化发达的北方诸国虽然不得不屈从武力胁迫,骨子里却把他们视为野蛮人。这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耀武扬威之余,也有点自卑,便去编造他们光荣的谱牒。越人自称是那位治水的大禹的

后代,姓骆。他们说,大禹巡行天下,死在会稽,他的庶子无余留在会稽守护禹冢,然后繁衍出越族人。整个谱系是这样的:伟大的大禹传子无余,无余二十传至允常,越王允常是越国的开国君主,传子勾践;在著名的越王勾践之后,是一串生疏的名字,六传至无强,在越王无强手中,越国国灭;然而无强还有后裔,七世至无诸,无诸传郢,余善,再传丑,再传居股……此时已是汉武帝的时代了。六国其他天潢贵族的谱系已全被秦始皇不可一世的灭国之剑斩断,而秦系不久也断送在惨烈的楚汉战场上,汉皇族则是新贵,唯独越王族一系一脉相传,不绝如缕,居然世世代代为王!

越国国境起初在今浙江境内,国都在会稽(今绍兴),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会诸侯于徐州,才大规模拓边扩地,西到江西,北至山东。不过,越国全盛时期的版图尚不及福建。勾践对这些文化比越人还要落后的闽人不感兴趣,他的志向是称霸中原,所以把国都迁往北方的琅琊(今山东诸城附近)。到了无强王朝,主要还是争雄于北方,攻伐齐国。齐国派了一个伶牙俐嘴的使者游说无强,说楚国才是越国的大患,应该乘这时楚



国兵力分散时攻打楚国。这个天才的使者居然奇迹般说服了无强，于是无强转而攻伐楚国，却反被楚威王打得大败。公元前334年，楚威王杀无强，灭越国，进入浙江，夺回吴国故地。挟灭国余威，挥师北上，把齐国军队杀得落花流水。

越国虽然亡国，越王族并没有被斩尽杀绝，甚至越国故都会稽也没被楚国纳入版图。大概楚国也不稀罕钱塘江以南的蛮荒之地。于是越王族残余子弟就在这残山剩水

间争位，为君为王，做个地方土司，向楚国朝贡。北面是强大的楚国的地盘，东面是大海，只好向南向西南更荒芜的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海边迁徙。他们凭借文化优势征服了当地土著。在秦始皇时代，来到福建的越王族成员无诸和摇成了七闽人的王。



东城门
east city gate



汉城遗址 the historical site of Han City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也没有派军队入闽,大约他也觉得这穷山恶水的地方毫无价值,所以只是夺去无诸和摇的王号,把他们降为君长,设立了一个闽中郡。闽中郡是虚设,秦王朝没有派人来,完全由闽人自治,不像广东的南海郡,中央有直接委派守尉令长管理。无诸和摇不过换了一位新主人,降了名分而已,并没任何实际上的损

失。这是第一次福建形式上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版图。闽中郡的地盘比现在的福建省大,不但包括福建全境,还包括浙江的温、台、处三州,广东的潮梅一带,江西的铅山县等地。

此时,越人已经来到了闽地,并且扎下根来。如果说先秦时代冗长的福建史,那些七零八碎的考古发现,史籍中的片言只语,传说和



神话,都只是一部完整的福建史的序曲的话,那么福建早期历史的第一章——闽越时代,此时已经掀开了。虽然此后还有残缺,破碎,中断,甚至一两百年的空白,毕竟,福建开始了和中央政权的交往和冲突,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地名,人物,事件,有些遗址保留到今天,我们可以和文字记载相互印证。总之,我们越来越感到熟悉和亲切。

在秦末乱哄哄的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一支是闽军,由无诸和摇率领。他们是我们所知的福建最早的历史人物。他们统军随从鄱阳令吴芮参与推翻暴秦,功成,项羽分茅裂土,分封诸王。然而,封王虽然多至十八,却偏偏不封无诸。

这涉及到先代的国仇家恨。

项羽的先祖项燕是楚国名将，项氏世代为楚将，封在项城，所以姓项。无诸是越王无强的后裔，越国为楚国所灭，二者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项羽当然不肯分封一个潜在的仇敌。后来，楚汉相争之际，无诸自然投靠刘邦一方。侥幸刘邦正好是胜者，论功行赏，分封诸侯，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以无诸为闽粤（越）王，定都东冶。

也许是担心无诸势力坐大，尾大不掉，形成割据局面，不久后又两次分封。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立越王族另一成员织为南海王，统辖汀、潮一带；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立摇为东海王，定都东甌（今浙江永嘉县）。这样，秦代的闽中郡就有三个王国：闽越

王国、南海王国和东甌王国。汉王朝希望能够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然而汉王朝分而治之的愿望不久就落空。南海王国立国才十五六年就起兵造反，我们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只知道是淮南王长领兵镇压，南海王国投降，汉王朝将南海王国居民迁徙一空，全部赶到上淦，也就是今天的江西清江县一带。这是越人第一次北迁，南海王国留下的空地当然由闽越国的臣民填补了。

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吴楚七国反汉失败，吴王濞率残军万余人逃到东甌王国。起初，吴王濞鼓动闽越王国和东甌王国一同反汉，闽越王国不从，东甌王国倒是参与了。这时，汉王朝就要求东甌杀吴王濞，将功赎罪，否则便派





兵灭东瓯王国。东瓯王国于是杀吴王濞于丹徒，吴王太子驹侥幸逃脱，归附闽越王国。驹和东瓯王国，有杀父之仇，经常挑动闽越王攻击东瓯。

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王国出兵围东瓯，东瓯拒守，粮食不足，坚持不住，向汉王朝告急。武帝让群臣商议。太尉田蚡说：“越人就是这德性，相互间打来打去，不值得我们操心。从秦朝起，朝廷就抛弃他们。”主张置之不理。

中大夫严助反驳说：“我们担心的是力量不足以拯救他们，恩德不足以施及他们，如果有可能，为什么抛弃他们？大汉怎么能和秦朝去比？秦朝连咸阳都抛弃了，何况越呢？如今小国困穷，向天子求救，如果天子不理睬，他们要到哪里去诉苦？天子怎么统治万国呢？”

汉武帝于是决定干预，派严助拿着信节到会稽调遣军队。会稽太守抗命不出兵，严助当即斩杀一位司马，太守屈服，给他军队渡海救东瓯。闽越国没有想到汉王朝会不远万里插手，得到消息，收兵回国。东瓯王国有这样一位不友善的强邻很头痛，他们不能一直指望远在天边的大汉救驾，索性奏请朝廷，

表示愿意举国迁徙于江淮之间。汉王朝同意了这一请求。东瓯王国立国共55年，就此结束。这是越人第二次北迁。不说，这块空地，自然变成邻居闽越王国的了。

闽越国已经恢复了秦闽中郡的旧地，国势强大，野心勃勃。严助担心地说越人“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的确，勾践的后裔是不甘于庸庸碌碌的，他们妄想再一次恢复先辈的光荣。

然而当时还不是与强大的汉王朝正面抗衡的时候。因为闽越国在南方扩展势力受到另一个邻国南越的遏制。

早在秦朝，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越过五岭，征讨百越（越同粤）。尉屠睢战死，秦始皇不断增派援兵，终于在公元前214年，完全征服了百越之地，建置南海（今广东）、桂林（今广西）和象郡（越南北部）三郡，并由中央政权派遣官吏治理。秦末动乱，南海尉任嚣死前将权力移交赵佗，要他封锁五岭险隘，断绝和中原的交通。赵佗同时还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帝刚刚平定天下，不愿再劳师远征，赵佗又肯臣服朝廷，就派陆贾去册立赵佗为南越王。